

美好生活，56个民族一个也不落下

本报记者伍晓阳、姚兵

75岁的独龙族“文面女”李文仕，如今在家舍给弄孙、颐养天年，吃穿住用什么都不愁。对比前半生吃野菜、没衣服穿、住茅草房的苦日子，她说：“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，我的晚年比蜂蜜还要甜。”

饥饿、寒冷与贫穷，伴随着李文仕的前半生，更是独龙族延续千年的民族记忆。这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，聚居在滇西北的独龙江大峡谷中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独龙族还过着刀耕火种、采集渔猎的原始生活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里，独龙族仿佛进

入了时空穿梭隧道，沧桑巨变，千古未有。他们告别歧视，迎来平等；告别封闭，走向开放；告别原始落后，拥抱现代文明。最近，他们宣告“整族脱贫”，完成“千年一跃”。

独龙族“整族脱贫”，不仅是本民族历史上的里程碑，也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大成果，更是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生动体现。

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中华民族是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大家庭。这个大家庭里，各民族人口有多有少，语言文字、文化心理、生活习俗等有同有异，但不论异同，各民族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。

过上好日子，是各兄弟民族的共同愿望。更好的教育、更稳定的工作、更满意的收入、更可靠的社会保障、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、更舒适的居住条件、更优美的环境，不是哪个民族独有的愿望，而是各个民族共同的向往。

让各民族都过上好日子，是党和国家的庄严承诺。“实现全面小康，一个民族都不能少！”在决胜小康的历史征程中，党和国家绝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。独龙族率先宣告“整族脱贫”，就是这一承诺兑现的见证。

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。共同团结奋斗、共同繁荣发展，是新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。唯有团结奋斗，才能创造美好生活，才能促进

繁荣发展，才能改变民族命运，才能实现“小康梦”和“中国梦”。

奋斗，正是独龙江激扬的旋律。记者到马库村采访，村里空无一人，原来村民都到地里种葛根去了。龙元村的和晓永，家里不仅种植、养殖品类繁多，还跑运输、开小卖部和农家乐，当地能挣钱的活计他家全都干！就连80岁的“文面女”李明信也闲不住，早早地冒雨出门，割了一篓猪草回家……

“小康生活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中康、大康！”独龙族“老县长”高德荣即兴的话语中，带着对民族未来的憧憬。勤劳的独龙族人民，正以只争朝夕的奋斗姿态，努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“最后的文面女”拥抱新生活



▲ 75岁的“文面女”李文仕在编织独龙毯(4月21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

文面30多年后，董寸莲成了独龙族文化传播“使者”。“我愿意留在这里，给更多游客讲述独龙族的故事。”

本报记者伍晓阳、何春好、姚兵

53年前，13岁的独龙族女孩董寸莲忍着剧痛，由婶婶用刺藤在她脸上扎出一个蝴蝶图案。她没有想到，那次文面会改变她的人生。

董寸莲出生在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龙元村，是最后一位文面的独龙族女孩，也是目前健在的20余名独龙族“文面女”中最年轻的一个。她今年66岁，其他文面女多在75岁以上。她们被称为“最后的文面女”。

文面，是独龙族特有的习俗。这一习俗历史悠久，原来主要在独龙江乡北部的几个村流行。以前，女孩到十三四岁时，长辈从野外砍来刺藤，也有的用骨针或竹签，沾上泡水的锅灰，按照画好的图案，扎在年轻女孩脸上。等结痂掉落，女孩的脸上就会留下靛青色的花纹，形似乌龟或蝴蝶等。

迪政当村75岁的文面女李文仕说，文面习俗来历有多种说法，有的说是为了美丽，有的说是把文面作为民族图腾，还有的说是防止外族土司和奴隶主掠夺独龙族女人。她年轻时，并不觉得文面美丽，反而有些羞涩。不过老了以后，文面女的皱纹比同龄人少，相比起来确实好看一些。

文面30多年后，董寸莲成了独龙族文化传播“使者”。

最初是2000年，她应邀到昆明、香港和台湾等地展示独龙族文化，为期一个月。“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，第一次坐飞机，特别激动。”她说。

2006年，昆明著名景区“云南民族村”建设独龙族寨，到独龙江乡招聘独龙族员工。董寸莲和儿子熊文华被录用。于是，母子俩来到省城昆明，在云南民族村工作，向游客展示独龙族文面习俗及其他文化风俗。

云南民族村的独龙族寨，有一栋传统的篾笆房和一间古老的木屋建筑。篾笆房里保留了火塘，摆放着弓箭等生产生活工具。虽然

每天9点才上班，但董寸莲总是早早地来到独龙族寨，打扫卫生，烧起火塘，准备接待游客。

“刚来我们很害羞，听不懂汉语，不好意思跟游客打招呼。”她说。现在，她总是面带微笑，自信大方地和游客聊天，讲解独龙族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，有时还开展歌舞表演。她在昆明认识了一些朋友，有空时相约聚会。她也学会了使用微信，经常跟远在独龙江的亲友视频聊天。

去年10月，董寸莲和家人回了一趟独龙江，结果大吃一惊。“家乡都认不出来了，村子完全变了样。”她说，以前村民住的是木楞房、木板房或篾笆房，昏暗狭小、透风漏雨，冬天特别冷，现在家家住上了安居房，公路通到了

家门口。村庄干干净净，房前屋后种上了花草，非常漂亮。

李文仕如今在家舍给弄孙、颐养天年，吃穿住用什么都不愁。虽然年事已高，但她身体硬朗得很，能干很多活计，包括烧饭做菜、织独龙毯，有时还上山挖野生药材。对比前半生吃野菜、没衣服穿、住木楞房的苦日子，她说：“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，我的晚年比蜂蜜还要甜。”

董寸莲则习惯了城市生活和接待游客的工作。她的儿子熊文华今年32岁，是独龙族寨的寨长，已在城里娶妻生子，安居乐业。“我愿意留在这里，给更多游客讲述独龙族的故事。”她说。

“独龙江老县长”的新梦想



▲ 全国党员干部的一面旗帜、独龙族“老县长”高德荣在向记者讲述“独龙族的三次变革”(4月25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

更好的日子，必须坚持不懈奋斗。

对于独龙族的发展，高德荣既是见证者和推动者，也是观察者和思考者。他认为，今后独龙族的发展还有许多难点问题需要解决：

知识要脱贫。物质生活的脱贫是“初级脱贫”，知识上、素质上、精神上的脱贫才是真正的脱贫。独龙族群众的知识还不够。现在高黎贡山隧道贯通了，独龙江的发展越来越快，不学习就跟不上发展的需要。

交通条件需改善。独龙江乡只有两条公路，一条从县城到乡里，一条在乡里贯通南北。两条公路的路面都比较窄，急弯比较多，

安全系数比较低，有的路段两辆汽车都错不开，还有的地方要修建桥梁。

水土流失有待治理。气候变化对独龙江乡影响比较大，容易下暴雨，造成滑坡、塌方和泥石流，水土流失情况加重。以前独龙江水在雨天都是清的，现在雨后天水变浊了。地质灾害、水土流失要科学防治。

医疗人才还有短板。现在乡卫生院硬件好了，每个村都有了卫生室，但医疗技术水平需要提升。上海的、珠海的、昆明的医生来帮助我们，但不可能永远待在这里，所以，要培养本地的“永久牌”医生。

民族文化不能丢失。独龙族祖先创造的文化，一些濒临失传了，要加强抢救保护。比如独龙族的草医草药，懂的人越来越少；独龙江乡一些特有植物，过去独龙语里有它们的名字，现在人们都叫不出了。

干部和人才培养需要加强。独龙江乡的发展建设，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。比如旅游即将开放，接待能力能不能跟上？餐饮、导游、翻译、客栈经营等方面都需要人才。

解决了这些难题，才能实现高德荣的新梦想。他对未来充满信心：“比现在更美的独龙江，比现在还要幸福的生活，一定会实现！”

本报记者伍晓阳、姚兵

独龙族女孩熊玉兰第一次戴上VR眼镜。在5G网络支撑下，千里之外的昆明滇池和西山等景象，实时呈现在她眼前。她甚至伸手想触摸眼前的楼房和汽车，“很奇妙，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”。

离她不远处，独龙族博物馆里，陈列着她的祖先使用的通信工具：木刻。在原始社会，没有文字的独龙族靠“刻木传信”。他们在木板上刻出各种符号，用来记载和传递土司命令、民间债务、结婚彩礼清单等信息。

从“刻木传信”到“5G体验”，通信方式不断升级，弥合了高山阻隔带来的“信息鸿沟”，拉近了独龙族与外界的距离，推动着独龙族加快发展。

“老县长”高德荣是独龙族通信变迁的亲历者。

在交通和通信极为不便的年代，他甚至发明过“放炮传信”的方法。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，巴城村斯拉洛组有一二十户村民，零零散散地住在各个山头，村组干部召集开会要走10多天挨家挨户通知。在乡政府工作的高德荣想到一个办法：给村组干部配发炸药，专门用来通知开会。重要会议、紧急会议炸两响，一般会议炸一响。这种“放炮传信”的方式沿用了10多年。

2004年10月，中国移动在独龙江乡开通了移动通信网络，结束了独龙江乡不通移动电话的历史。当时乡上还没有电，通信基站靠的是自备水力发电装置。那时，作为贡山县县长的高德荣，从独龙江乡拨出了第一个电话，向当时的国家民委副主任牟本理报告独龙江乡开通移动电话的消息。如今，这部手机和当时通话的照片都被收藏进了独龙族博物馆。

“刚开始只有一个基站，租的是卫星信号，最多只能18个用户同时通话，而且只有乡上有信号。”中国移动云南公司贡山分公司副总经理马春海说。作为土生土长的独龙族，他参与了当地通信建设的全过程，其间历尽艰辛。前后耗时3年，全乡6个村才实现移动电话“村村通”。

2014年6月，独龙江乡开通中国移动4G网络，当年即实现6个村及风景区4G网络全覆盖。中国移动还对全乡18岁以上、60岁以下的独龙族群众赠送人手一台智能手机。通信迭代升级，为独龙江乡插上了信息化翅膀。“互联网+教育”“互联网+医疗”“互联网+电商”等在独龙江乡纷纷落地。

伴随着通信升级，独龙族群众加快拥抱现代文明。人们通过手机看新闻、看视频，普通话听多了以后，说得也更标准了。移动支付在独龙江乡已经普及，从乡镇到村落的大小商店都可以使用。电商在高山峡谷中也流行起来，快递收件量快速增长，还有人通过网络把蜂蜜、羊肚菌等山货卖到外面。

孔当村青年李燕龙，喜欢在手机上听流行音乐，他在手机上装了酷狗、酷我和咪咕三个音乐软件。他也喜欢网购，有时在网上买衣服和鞋子，最近还花几十块钱，在网上买了一个便携的低音炮音箱，随身携带，随时听歌。

5G时代即将到来。最近，中国移动在独龙江乡建起了5G试验基站。中国移动怒江分公司总经理杨四红说：“我们希望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，消除‘数字鸿沟’，更好地助推独龙族发展。”

黑熊肇事猴偷粮 生态好也有烦恼

本报记者伍晓阳、姚兵

种了几十年玉米，陈永群今年换了“祖业”，改种葛根，希望能摆脱黑熊和猴子偷食的烦恼。“葛根长在土里，它们总吃不到了吧。”

39岁的陈永群，家住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迪政当村。这里生态环境优越，河谷以上都是葱葱郁郁的原始森林。生态固然好，但也有好的烦恼，那就是野生动物太多，多到成灾的地步。

陈永群从记事起，就得跟黑熊、猴子等野生动物争粮食吃。在这场争夺中，野生动物相对掌握“主动权”，它们来去自由，防不胜防。

“以前我们在山坡上种苦荞，在江边种玉米，到了粮食快成熟的时候，老熊和猴子就先来吃掉一些。”陈永群回忆。最后收回来的粮食没剩多少，只够一家人吃三四月。断粮以后，人们就到山上挖野百合等野菜充饥。

上小学的年纪，每年暑假，陈永群的一个任务是到山上守苦荞，防止野生动物来偷吃。整天待在山上，饿了就烧几个土豆吃。苦荞地里有时简易的小木棚，晚上有时睡在棚子里，听到外面有异动，就起来敲打锣鼓驱赶野兽。

21世纪初，独龙江乡告别“刀耕火种”，实施“退耕还林”。坡度超过25度的土地一律不再耕种，逐渐恢复为森林。当地群众保留了一些村庄附近的耕地，依旧种植玉米和一些杂粮，黑熊和猴子仍然前来“打劫”。

“除了玉米，老熊还偷吃猪、牛、羊和蜂蜜。”陈永群说。独龙族养蜂，与外地不同。他们将圆木锯成五六厘米一截，把中间掏空，在壁上凿一道口子，然后盖上盖板，搁置在野外，招引野生的独龙族蜂。这种蜂桶招引到蜜蜂的概率在三成左右。好不容易招来蜜蜂筑巢酿蜜，如果不及时采收，弄不好就被黑熊“捷足先登”。要知道，蜂蜜可是黑熊的最爱。

如今，独龙江乡生态环境保护得好，当地老百姓早就不打猎了，森林越来越茂密，黑熊也越来越多。它们在森林里觅食难度增加，只好走出森林，到人类村庄附近觅食，造成群众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的案件也越来越多。

独龙江乡林业站工作人员肯林利说，2016年独龙江乡野生动物肇事案件为300多起，2018年增长到460多起，其中黑熊肇事占90%左右。

为了弥补百姓损失，云南林业部门出钱购买保险，对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肇事案件，按照一定标准给群众补偿。肯林利介绍，2018年前三季度，保险公司给独龙江乡受损群众兑付了46万余元的赔偿金。

“去年我饲养的一头100多斤的猪被黑熊吃了，得到2000元补偿。”陈永群说。除了买保险，当地政府还想方法帮助百姓调整农业种植结构，比如鼓励和支持种植羊肚菌、葛根等，以减少野生动物肇事。